特約書評
考古人類學刊・第 86 期・頁 207-210・2017
《21 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黃應貴、陳文德主編，臺北：群學，2016。
DOI:10.6152/jaa.2017.6.0011

書　評

楊 弘 任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生活在當代，要人們談論「地方是什麼？」，漸漸不再容易了，反而是，要人們談論「地方不是什麼？」，很容易就有共鳴。二十一世紀的當代生活情境下，各種異質的人與非人擺放的位置，移動的頻率與軌跡，訊息交換的網絡聯結幅度，大大超出原初的想像。

閱讀黃應貴教授主編《21 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的六篇文章，最強烈的印象就是，凡是有邊界的，如今都在流動，而某些從無到有匯聚的力量一開始就在流動，但卻不一定想形成邊界。整個情勢就像是：既有的邊界已然經歷太多的動態調整，同時，在某些場所開啟生活的新社群又無須邊界來維繫。那麼，人們不禁會問，這個世界還需要「地方社會」或「地方」嗎？

從黃應貴導論中的東埔布農人、陳文德的南王聚落卑南人、呂玫鍰的白沙屯媽祖信徒案例中，我們看到，以往的地方社會如今也不再是簡單以血緣、地緣、祭祀圈可以畫出邊界加以框定的現象了。二十一世紀情境下，第一，東埔布農人無論是日常消費、醫療就診、交通路線與模式、產業觀光新節點等等，都面臨快速變動與盤整新建的狀態。同時，分贈與回贈的親屬關係生命禮儀，也隨著出嫁女兒的生活區塊而拉長網絡並變動內容。地方教會雖然面臨區域中心主導的態勢，但也各自發展出全國性的靈恩禱告活動。地方政治經歷各種中央計畫與外來政治團隊的在地佈局，所謂的在地派系成員也不再是清楚可辨識的現象了。第二，台東市南王里的卑南人，一樣面臨了普悠瑪部落與南王里行政範圍的疊合、角力、協商等課題，來自原初居住的卑南人與來自移入漢人間，對部落或聚落空間如何規劃與如何再現，在多次事件爭議中，逐漸出現空間多重意義下的動態平衡。第三，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廟，歷經了往北港進香、祭祀圈內遊庄繞境，到晚近則是外地人前來進香、受邀到外地贊境的新趨勢。儀式再結構的現象出現了，新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跨地域聯結關係出現了，信徒的體驗、認同與個人性，也都經歷新的意義多重性之洗禮。

無論如何，在東埔布農人、南王卑南人、白沙屯媽祖信徒這三篇之中，我們仍能清楚看到原初的血緣、地緣、祭祀圈等等相關邊界之所在，也看到二十一世紀的當下，邊界的內外開始產生多向度的變動力量。但這三篇共同呈現的是，縱使來自內部或來自外部都有促成邊界調整、邊界模糊化、邊界再商訂的趨勢，但與日常生活高度關連的那個場所，大小範圍來來去去總是回到這邊的那個場所，似乎還是人們心之所繫之處。情況於是變成了，這樣越來越彈性化的邊界是不是會整個消逝在日後更頻繁的邊界流動態勢下呢？還是，各種力量拉扯之後，終究會再形成某種邊界，只不過邊界的性質大大不同於往昔，邊界的彈性與流動成為常態？針對這些問題，這三篇文章並未給出明確答案。這也許是關心二十一世紀地方社會現象的研究者，責無旁貸必須繼續思索的課題。

從張正衡的北海道慢慢村、莊雅仲的三個城鄉巷弄、李威宜的彰化社頭織襪人案例中，對比於前述三個案例，則是呈顯出，人們因各種異質因素長期落腳或暫時歇腳在某個所在，人們來了，環繞著日常生活中大於親密關係最小網絡又遠遠小於歷史上出現過的自然村落或行政村落的活動區塊。二十一世紀情境下，第一，北海道的慢慢村慢慢從塊莖長出一些枝芽，塊莖來自於各種異質力量的偶然匯聚，有定年歸農的某種半成功半失敗的中央政策，有經由在地化技術浮現為在地主體的民宿夫婦，有真的在設想退休終於能作自己或過自己生活的職場夫婦，有追尋有機無毒生活方式的年輕女性。來了，總之，有人來了，塊莖成其為塊莖了。慢慢之中，這些尋求另類生活的親密關係最小網絡，慢慢跟在地農漁老人家，以義理形成禮物交換關係。第二，台北、新竹與員林的巷弄空間尺度之中，雖大於親密關係最小網絡，但遠小於村里的活動區塊裡，異質的人事時地物相互交錯，有時形成短暫的合作，更多是回到最小網絡看出來的相互規範期待。也許某一回，因為公共議題，在台北巷弄街角浮現了公共茶坊，但沒多久，下一回新的微觀政治局勢下，茶坊不再，都會熟悉的關起門來仍是主要景象。也許某一回，議論著新竹新興集合住宅一旁有市民農場的條件，自然走動，相互照料，但沒多久，管理委員會人事更迭，農園塵土揚起，地景記憶彷如昨日。至於巷弄裡的員林小鎮，停車協商，終於也是返回家門口停駐的景況，有點是親密關係最小網絡的慵懶自然，雖然，住居倫理的期待顯然是落空了。第三，彰化社頭的織襪人，細膩的空間感捲入到勞動者、小頭家、地方頭人的生命史，更為親密關係的最小網絡裡了。機器出場了，襪子出場了，污染出場了，與襪子遊蕩於中台灣市集的叫賣場景出場了，織襪產業發展中心出場了，設想文創的織襪芭樂節也出場了。隨著被剝削的勞動情境，隨著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空間移動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度，在一種以經驗為中心的環場意象生活世界中，浮現了無所之地、無名之地、有名之物產銷移位、工業區位等等，地方，彷彿在更小於親密關係最小網絡的更裡面了。

在北海道慢慢村、三個城鄉巷弄、社頭織襪人這三篇之中，人們生活著的所在，人事時地物細緻交纏，社群嘗試在匯聚，不一定總是匯聚得起來，縱使偶有匯聚，也不知後來穩不穩固。三篇的主要意象，深厚的民族誌深描力道之下，深刻呈現了的的確確二十一世紀發生中的新社群，怎麼歡笑、怎麼爭吵、怎麼來了、怎麼離去，但是，人們總還是身處在這個環場景況之中，各自有其所在。問題是，大於最小網絡親密關係的村里聚落不在了嗎？事實上是，還在。在慢慢村之外，許多造町運動的村落有另外的動力學，或好或壞，但是當然都還在。在巷弄之外，鄉鎮村里的派系化韌性人際網絡，也還不時聚會，決策某些事物。在織襪人生命史之外，機器的嘈雜轟隆作響，一種文創地方的想像，的確還在地方頭人的網絡裡試誤摸索。

慢慢村、城鄉巷弄、織襪人這三篇之中，人們曾說起或問起，這個所在是某個地方或某個地方社會嗎？在細膩的最小網絡親密關係密密疊合的混沌力量狀態裡，我還聽不到一絲這樣的聲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考古人類學刊・第 86 期・頁 207-210・20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